

從方言比較論吳閩同源詞「撫」^{*}

楊秀芳

國立台灣大學

本文利用比較研究法，藉著歷史音變規則的發現，論證閩語各次方言以及處衢等地吳方言的「撿拾」一詞具有同源關係，來自古漢語讀「之石切」（又讀「施隻切」）的昔韻字「撫」。

「撫」字在各方言有比較特殊的發展變化，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可能誤認它們不具同源關係，因而錯失比較研究的重大關鍵。考求這個同源詞，如果只從閩方言讀 k'- 看，我們可能會朝向溪母字觀察；單從處衢方言讀零聲母看，我們可能會懷疑它是影母字。如果各方言分開來看，這個問題將難以解決，必須跨方言觀察比較，從更大的角度，根據方言的對當關係來分析研究，才能突破個別方言的限制，看出這個方言語彙和古漢語「撫」具有同源關係。

關鍵詞：吳語，閩語，比較法，層次分析，同源詞

1. 前言

閩南語表示「撿拾」之義的 k'ioʔ7，¹ 其古漢語同源詞為何，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學者一般或利用訓讀方式表義，或認為本字為「拏」。「拏」字最早大約見於漢代文獻，² 魏《廣雅·釋言》曰「拏，挹也」，《博雅音》讀「去劫切」。《廣

^{*} 本文發表於 2001 年 12 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舉辦之「漢語方言調查研討會」，蒙與會學者多所賜教，謹致謝忱。又，本文曾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索語料，獲得許多便利，特此致謝。

¹ 本文以 1、2、3、4、5、6、7、8 分別代表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調類，置音節尾。有時以調值表示，亦置於音節尾。調值一般均為兩位數或三位數，與調類當不至於混淆；若有混淆之虞，將特別說明。在閩語的聲調系統中，陽上與陽去兩調，廈門、漳州方言合流為一，泉州、潮州方言能分，本文據廈門方言調類系統標記。

² 如西漢揚雄《羽獵賦》有「拏靈蠅」，注「拏，捧也」。又，《方言箋疏》卷六以為「拏」與「拏」「拏」同，「去」之義；引《荀子·榮辱》「拏於沙而思水」楊倞注云「拏」與「拏」同，《方言》「拏，去也」，「謂失水去在沙上也」。

韻》錄有三讀，其中兩讀爲平聲，一讀入聲業韻「去劫切」，釋義均爲「挹也」。就語義看，「挹」是「取」的意思，³ 與「撿拾」之義可以有相通之處。就音韻條件看，「去劫切」反映到今天的閩南語，聲母和聲調的規則讀法正是 k'- 母陰入調，不過業韻沒有其他字讀 -ioʔ，與業韻相近的其他咸攝入聲韻也沒有這種韻讀，這說明了「拏」和 k'ioʔ7 極可能並不具有同源關係。

根據古漢語和閩南語的規則對應來看，在藥韻的異讀中有一個層次讀 -ioʔ，例如「藥」ioʔ8、「著~賊偷」tioʔ8 是這個層次的遺留；在昔韻的異讀中也有一個層次讀 -ioʔ，例如「尺」ts'ioʔ7、「石」tsioʔ8 是昔韻這個層次的遺留。藥韻和昔韻既然都有讀 -ioʔ 的層次，我們不妨朝向藥韻和昔韻考察，看閩南語 k'ioʔ7 是否有可能來自這兩個韻。

「撿拾」一詞在閩北建甌叫做 siɔ24（李如龍等 1998:105-106），閩中沙縣叫做 ts'o212⁴（李啓宇 1992:726），都相當於該方言藥韻以及昔韻的陰入調讀法，與閩南語 k'ioʔ7 之可能爲藥韻或昔韻的陰入字正相符合。這說明了 siɔ24、ts'o212 和 k'ioʔ7 可能具有同源關係，本字可能就是藥韻或昔韻的陰入字，唯一的問題只是聲母 s-：ts'-：k'- 與閩北、閩中、閩南常見的規則對當不同。如果 siɔ24、ts'o212 和 k'ioʔ7 同源，則這個古漢語同源詞的聲母必須是要能夠演變到閩北讀爲 s-、演變到閩中讀爲 ts'-、演變到閩南讀爲 k'-，如此我們才能說 siɔ24、ts'o212 和 k'ioʔ7 同源，爲一個藥韻或昔韻的陰入字。

會在閩語中反映爲舌根音和齒音讀的古聲母是章系字，例如昌母字「齒」廈門讀 k'i3，建甌讀 ts'i3，沙縣讀 ts'ɿ3。《廣韻》昔韻正有一個釋義爲「拾也」的章母字「摭」（《說文解字》謂「摭」「拓」字同），「摭」字在語義、韻母和聲調上都符合作爲本字的要求，不過建甌讀 s- 以及全清母讀送氣音的問題需要特別討論。

以作爲章母字的「摭」來說，建甌讀 s- 不是規則讀法，不過《集韻》昔韻另有書母又讀，如果建甌承繼自這類又讀音，它讀 siɔ24 正是規則讀法。

至於全清母讀送氣音的問題，由於方言中的確有某些全清母字特別讀爲送氣音，這可以說明「摭」字讀送氣音的可能性，但問題是我們如何證明 k'ioʔ7 來自全清母字的特殊送氣讀法，而不是來自本來就讀送氣音的次清母字。

³ 《詩大雅·洞酌》有「挹彼注茲」之語，《說文解字》說「挹，抒也」，「抒，挹也」。「挹」「抒」都是「取」的意思。《說文解字》又說「拏，挹也」。揚雄《方言》說「拏、撿，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拏，或謂之撿。」《釋名·釋姿容》說「撿，叉也，五指俱往叉取也。」

⁴ 沙縣逢陰上和陰入調，o 元音會降低舌位高度爲 ɔ（李啓宇 1992:705）。爲求比較研究上的方便，本文於沙縣、福州等這類元音低化現象，均採音位性標法。

我們從處衢地區吳方言同源詞的音讀中發現這個語詞應該是個全清母字，為閩語無法解決的問題找到了判斷的依據。

為討論方便，章節安排次序如下：第 2 節先根據字書和文獻，說明「摭」字的語義和用法，以見出「摭」作為「撿拾」一詞本字的合理性。第 3 節分析吳閩方言「撿拾」義的用法，以見出這些方言的「撿拾」一詞和文獻用法相同，藉此說明吳閩方言「撿拾」的本字是「摭」。第 4 節利用比較方法，論證閩方言「撿拾」的音讀在聲韻調上為「摭」的規則讀法。第 5 節說明吳語處衢方言「撿拾」一詞與閩語為同源詞，藉吳語的聲母特徵，為閩語不易解決的聲母問題找到判斷的依據；由處衢方言出發，並說明淳安、寧波等方言也共用這個同源詞。第 6 節總結說明全文大要，並檢討本文的研究方法。

由於「摭」字聲母在各方言的音變規律不同，我們如果只以熟知的對應規則考察，會以為「撿拾」一詞在方言間不具同源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單從一個方言的音韻表現考察本字很容易被誤導。例如單從閩南語看，我們會因讀 kʰ- 而以為這是溪母字；單從吳語處衢方言看，我們會因讀零聲母而以為這是影母字；必須比較吳閩方言的各種音讀，找出能夠解釋所有變體的音韻條件，這才是它們的共同來源。

2. 說「摭」

「摭」字單用為詞的例子如下：

(1) 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鄭玄注：个猶枚也。

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古文摭為摭。孔穎達疏：知魚摭四枚，腊摭五枚者，以魚盛半，其俎猶有七個在，故摭去四枚，釋三个。腊盛半，而俎猶有八體在，摭去五枚，釋三个。（《儀禮·有司徹》）

例 (1) 說明少牢祭禮的部分細節。「摭」表示一種動作，義同於「取」，在這段文字中，與「釋」之表示「不取」，是一組連貫動作的一個部分。鄭玄注謂「摭」字古文經為「摭」，這表示「摭」和「摭」語義相近。「摭」字《說文解字》謂「撮取也」，段注「謂撮而取之。……凡言撮者皆謂少取。禮經依古文為是。……」由鄭玄和段玉裁的兩段注文，以及《儀禮·有司徹》的上下文來看，「摭」在這裡表示的是「從多數中取出少量」。

「摭」字還見於揚雄的作品中：

(2) 摭我華而不食我實。(《法言·問明》)

例 (2)「摭」的語義，我們可以根據揚雄《方言》「摭，取也」之說來了解。《說文解字》云「摘，拓果樹實也」，段注「拓者拾也，拾者掇也，掇者拾取也。」「摭」「拓」據《說文解字》本同為一字，是「拾取」、「摘取」的意思。這樣的用法，我們在近代的白話文獻裡還看得到，例如《醒世姻緣》第四十五回有「尋他到園子裡頭，他正看著人摭椿芽」。

「摭」還見於《禮記·禮器》：

- (3)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鄭玄注：謂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孔穎達疏：摭猶拾取也。謂若君沐梁，大夫用稷，士用粱。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禮記·禮器》)

例 (3) 說明禮法設計的幾種結構類型。「有順而摭也」說的是自君而下，順著階層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作法，士因為位卑，反而沒有僭越的嫌疑，因此就著「君沐梁」的作法，「拾君之禮」，和君一樣「沐梁」。⁵ 孔穎達所謂「摭猶拾取也」，是「採行一個現成的作法，撿拾即得，不再另設」，這和例 (1) (2)「摭」的賓語具象抽象有異，但其實語義成分相同，都是在眼前現成之中取其所需的部分。

「摭」除了單用為詞，也和其他語詞結合出現，如：

- (4) 武帝時，軍政楊僕摭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顏師古注：摭摭，謂拾取之。(《漢書藝文志》)
- (5) 舊時宮殿悉壞，倉促之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獻帝起居注》)
- (6) 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注：掎，偏引也。(《與楊德祖書》)

因結合的語詞不同，表達的概念也就略異。例 (4)「摭」「摭」同義，並列以表達「就著已有，取其所需」之義，文獻上這類結構常表達「從經傳典故中採摘所需資料」的用法。例 (5)「拾」「摭」同義，表達的也是「就著已有，取其所需」之義，我們從下文閩南方言用法中可以看到有「摭拾」k'ioʔ7 sip8 一語，表達「愛惜

⁵ 《禮記·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下，鄭玄注謂「漸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

物力」的意思（參見 3.5），與例 (5) 表達的語義非常接近。例 (6)「揸」是「偏引也」，與「摭」結合，其「摘取」之義常常含有「暴人之短」的意思，例如《舊唐書·白居易列傳》「會有素惡居易者，揸摭居易，言浮華無行」。

揚雄《方言》卷一謂「摭，取也。陳宋之間曰摭。」《說文解字》謂「拓，拾也。陳宋語。从手石聲。摭，拓或从庶。」這裡指出「摭」是「拾取」之義，漢代主要流行在「陳宋之間」，相當於今天河南、江蘇、安徽一帶。根據漢移民由北南下的一般趨勢來看，這個地區的方言詞彙很可能隨移民進入吳閩地區，今天吳閩方言用「摭」可能便與陳宋地區的方言有關。再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經籍文獻常用到「摭」字，文教所及，這個用法因而進入吳閩地區也是可能的。

3. 從語義角度證明吳閩方言「撿拾」本字為「摭」

本文第 4、5 節將從音韻角度證明吳閩方言的「撿拾」本字為「摭」，本節則從語義角度證明。本節一方面證明吳閩方言「撿拾」本字為「摭」，一方面也根據方言用例深入了解「摭」的語義和用法。

3.1 拾取具體之物

以閩南語為例，「摭」用來表示「拾取具體之物」的例子如：

(7) i1 ǎ5 loʔ8 k'i5 k'ioʔ7 tsī2. 「伊向落去摭錢」（他俯身下去拾取錢）

例 (7) k'ioʔ7 是用手指拾起地上的錢。在拾取之前，錢已經掉在地上；這是一個單純的撿起來的動作。這類用法還出現在 k'ioʔ7 dzi3 a3 「摭子囤」（拾子兒）這種兒童遊戲中。這個遊戲的進行是用手指向上拋擲小沙包，然後撿拾掉下的沙包，視其撿拾成果以決勝負。

有時 k'ioʔ7 除了撿拾的動作，背後還有收集的目的。如：

(8) i1 k'i5 k'ioʔ7 ts'iu6 hioʔ8 a3 hiǎ2 hue3. 「伊去摭樹箬囤燃火」（他去撿樹葉生火）

例 (8) k'ioʔ7 是用手指拾起樹葉，這些樹葉是原來掉在那兒的現成之物，撿拾的目的是為了收集，以便做為燃料。其他如「k'ioʔ7 豬屎」（拾豬糞）是要收集拾來的豬糞以便做肥料；「k'ioʔ7 骨」是一種撿拾骨殖裝入陶甕另葬的風俗，撿拾收集的

目的是爲了保存紀念。

有時 k'ioʔ7 所撿拾的是意外發現的東西，如：

(9) i1 k'ioʔ7 tioʔ8 tsĩ2. 「伊撿著錢」(他撿到錢)

例 (9) 是撿到別人的錢。這個錢因爲被他發現，因此他能看到並且撿起來。「撿著錢」和「撿錢」不一樣，「撿著錢」指「撿到別人的錢」，「撿錢」只提到將錢撿起來，並不論及錢是誰的。「撿錢」是一個帶主觀動機的動作；「撿著錢」在「撿」後面加上表示「投中、到達」的「著」，表示這個撿拾的動作是因意外發現而引起，不是主觀上帶著動機的動作。

例 (7)-(9) 的說法同樣見於閩北、閩東等方言。例如建甌有「siɔ24 柴」(撿柴火)、「siɔ24 豬屎」(撿豬糞)、「siɔ24 骨」(撿骨的喪葬風俗)的說法(李如龍等 1998:105-106)，福州有「k'aʔ7 豬屎」、「k'aʔ7 骨」、「跋倒 k'aʔ7 著銀」(跌倒撿到錢)的說法(馮愛珍 1998:395)，語義都和例 (7)-(9) 的同類用法相同。

吳語處衢方言「撿起來」(曹志耘等 2000:374)、「撿子兒」(曹志耘等 2000:378-379)所用的動詞和閩語有同源關係，詳見下文第 5 節的討論。

此外，閩南、閩北、閩東各地方言都有「撿囡」一詞，表示「接生」之義。「接生」而用「撿」，可能和故意用惡名的心理有關，表示這個孩子是沒人要的，如乞兒一般的撿回來養，因此「撿囡」的「撿」基本上也是「撿拾」之義。

3.2 從多數中選取少量

閩南語 k'ioʔ7 還可以表示「從多數中選取少量」之義，如：

(10) k'ioʔ7 nŋ6 haŋ6 a3 ts'ai5 loʔ8 k'i5 tso5 pŋ6 pau1. 「撿兩項囡菜落去做飯包」
(選取幾樣菜去做飯盒)

例 (10) 說的是「從眾多菜餚當中少量選取幾樣來做飯盒」。這樣的 k'ioʔ7，用法與例 (1) 相同，都是與「不取」相對，有「取」有「不取」，從多數當中選取少量的部分。

3.3 收拾、整理

閩南語 k'ioʔ7 還發展出「收拾」「整理」之義，如：

- (11) toʔ7 tiŋ3 k'ioʔ7 k'ioʔ7 leʔ0. 「桌頂摭摭著」(桌上收拾收拾！)
(12) t'au2 mŋ2 k'ioʔ7 tsit0 e0. 「頭毛摭蜀下」(頭髮整理一下)
(13) paʔ7 kiŋ3 kun2 u6 k'ioʔ7 kiŋ3. 「百褶裙有摭褶」(百褶裙有一褶一褶的花樣)

例 (11) k'ioʔ7 是用手指抓取桌上的東西，重新安排放置，以使桌面恢復整齊清爽。

例 (12) k'ioʔ7 是用手指整理頭髮，以使頭髮服貼美觀。例 (13) k'ioʔ7 是用手指整理製作出衣褶的花樣。

例 (10) k'ioʔ7 的結果，物品會離開原來的地方；例 (11) k'ioʔ7 的結果，物品可能被扔掉而離開桌面，也可能只是在桌上重新再做排列；例 (12) k'ioʔ7 的結果，頭髮只是整理過，並不會被拔掉。例 (13) k'ioʔ7 的結果，從無到有，製造出衣褶的花樣。這些動作雖然在表面上造成不同的結果，不過就其將會離開原來的位置而言，其實是一樣的，都是從「拾取」義引申出來的用法。

例 (11)-(13) 的說法也見於閩北、閩東等方言，例如建甌有「sio24 町」(整理菜畦)的說法(李如龍等 1998:106)，福州有「k'aʔ7 刷」(拾掇、修整)的說法(馮愛珍 1998:395)。

吳語處衢方言「收拾」之義也用這個動詞「摭」，開化、常山、玉山都有這類用法(曹志耘等 2000:374)。

3.4 撿拾現成而不需另謀

如例 (3) 這類抽象用法，在今天的閩南語也還可以見到。例如：

- (14) k'ioʔ7 a1 koŋ1 e2 sã1. 「摭阿公其衫」(撿祖父的衣服穿)

例 (14) k'ioʔ7 不表示具體的動作，說的是「就著祖父不穿的衣服，取其現成拿來穿」，語義的重點在於「撿拾現成，不再另謀」。因為是「撿拾現成，不再另謀」，因此還可以進一步有「不勞而獲」之義，如：

- (15) un6 k'i5 ho3 k'ioʔ7 tioʔ0 e0. 「運氣好摭著 e0」(運氣好而撿到的)

例 (14) 和例 (15) 的差別，與例 (7) 和例 (9) 的差別，可說是相似的。例 (14) 帶有主觀的動機；例 (15) 不帶主觀動機，因意外而獲得。由於已是「撿拾現成，不再另謀」，又加上意外獲得，因此產生「不勞而獲」之義，往往也還有「幸運」、

「僥倖」的意思。

例 (14) 的說法也見於閩北、閩東等方言，例如建甌有「sio24 鼎」（趁灶火餘熱將飯菜回鍋熱一下）的說法（李如龍等 1998:106），福州有 k'a?7 k'yn5⁶（拾人牙慧）的說法（馮愛珍 1998:395）。

3.5 累積收藏

k'io?7 還可以表示「累積收藏」之義，收藏的對象可為抽象之事，也可以是具體的物。如：

(16) k'io?7 ti6 sim1 kuā1 lai6. 「摭著心肝裡」（累積藏放在心底）

(17) il tsin1 k'io?7 sip8. 「伊真摭拾」（他很愛惜東西，不浪費）

例 (16) k'io?7 表示「累積收藏」之義，收藏的對象為抽象之事。又如「k'io?7 恨」（記恨）說的是將怨恨一一拾取收在心中。例 (17)「摭拾」兩個成分原本都是動詞性質，組合後是「愛惜物力，積少成多」的意思，在例 (17) 中作為形容詞謂語。

例 (16) (17) 的說法也見於閩北、閩東等方言，例如建甌有「sio24 住氣」（積怨）的說法（李如龍等 1998:106），福州有「k'a?7 粒」（把零碎有用的東西揀起來，積少成多）的說法（馮愛珍 1998:395）。

以上五類方言用法，都可以從文獻語料中獲得直接或間接的印證，看出合理的語義演化的軌跡，這也就從語義上證明了吳閩方言的「撿拾」一詞和「摭」具有同源關係。

4. 從音韻角度證明閩方言「撿拾」本字為「摭」

本節將利用比較方法，從音韻角度證明閩方言「撿拾」本字為「摭」。由於「摭」在昔韻，《廣韻》標為章母「之石切」，4.1 節將指出閩語各方言「撿拾」的韻母和該方言昔韻的一個層次韻讀相同，在聲調上反映為陰入調，韻母和聲調都是「之石切」的規則讀法。4.2 節將探討聲母的問題，指出這些方言「撿拾」的聲母可以是反映章母的讀法，但無法證明它不是來自次清母，有賴於第 5 節利用吳語處衢方言來證明。

⁶ 語音上是 k'a?7 k'yn5。參見註 5 說明。

4.1 論閩方言「撿拾」的韻母和聲調

在取材上，我們以閩北建甌、閩東福州、閩南廈門、閩中沙縣、以及仙游話五種方言爲基本的比較材料，另在相關部分酌舉其他方言材料，以說明這些方言「撿拾」一詞本字爲「掀」。

我們在〈表一〉列出五種閩方言昔韻的讀法，所用來比較的昔韻字基本上都來自古魚部，這些字在各方言或者有兩種以上的異讀，或者只有一讀，而這一讀所屬的層次可能各不相同。由於這些字來源相同，也都演變爲昔韻字，在音韻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可以假設這些字的異讀中，凡韻母相同的都屬同一層次，韻母不同的則屬不同的層次。

不過，如果字的讀音因爲受音節與音節接觸的影響而有變化，或是受音節內成分的不同影響而有變化，例如由於等第、開合或聲母的自然類 (natural class) 不同而有變化，這些不同的讀音其實還是屬同一個層次。我們應該利用內部構擬法，找出這些不同讀音的基底形式，以釐析異讀，正確的掌握層次內容。

事實上，要在個別方言內釐析層次異讀，還需要參考親屬方言的層次表現，才能知道哪些異讀是跨方言共有的層次異讀，哪些是個別方言內的層次異讀。層次異讀有可能由外來的語言層疊積造成，也有可能是歷史音變中因爲有語音殘餘而造成新舊語音的疊積。我們除了要在個別方言內正確的釐析層次異讀，進行方言比較研究時，還要正確的掌握方言間層次對當的關係，才能對各階段歷史橫剖面的方言關係有正確的了解。

大規模移民或文教帶來的外來語言層可能會比較廣泛的影響一個大區域，但鄰近地區語言接觸或歷史音變留下語音殘餘造成異讀卻可能在局部地區進行，因此次方言之間層次的結構會大體相同，但各次方言內部卻可能有特別的語音疊積。這是由於移民或文教帶來的語言層廣泛進入一個大區域，使得各個次方言按照它們自己的方式，調整爲它們能接受的讀音，接受了同樣的層次影響，因此層次的結構大體相同；而音變隨時在各地方進行，它的規模由小及大，逐步擴展出去，能發展爲大規模音變的總是相對的少數，因此我們常在局部地區看到各種由小規模音變產生的新舊語音疊積，這同樣造成層次異讀。我們進行方言比較研究時，所用來比較的是跨方言結構相同的這種層次；至於次方言內部個別的語音疊積，我們應該先找出它的原始形式，以之爲這個層次的代表，用它來和其他方言相對當的層次進行比較工作。

以福州爲例，昔韻字文讀層讀 *i?* 韻母，來自中古階段的白話層城內（以知識份子爲主要對象）讀 *ie?* 韻母，郊區讀 *ia?* 韻母，但城內也有些土俗詞讀 *ia?* 韻

母（陳澤平 1998:71-73）。這可能表示這一白話層早先讀 ia? 韻母，郊區維持這個讀法，城內卻已經發生變化，只剩下少數土俗詞還有 ia? 韻母的讀法。拿福州和廈門比較來看，福州的文讀 i? 韻母和廈門的文讀 ik 韻母同一層次，福州城內的 ie? 韻母則是福州城內在 ia? 韻母層次上自己又發生音變的結果，音變以前的 ia? 韻母如今還留在少數土俗詞彙中，因語音殘餘而和新的音讀 ie? 形成層次異讀，因此這個 ie? 韻母的層次就不是每個閩方言都有的層次。在層次對當的分析中，我們應該把這種個別方言因音變殘餘多出的層次，放在個別方言歷史音變的脈絡中另外處理，只拿各次方言結構相同的層次來進行方言的比較研究。

除了層次異讀的現象外，方言間還有方言變體的存在，如何正確的判斷方言間不同的音讀是屬於同一個層次的方言變體，或是屬於不同層次的方言變體，是一個主要的關鍵問題。

我們不能以為方言間凡同樣用法的詞彙音讀都同屬一個層次，因為個別詞彙在經過層次疊積消融後，競爭獲勝的是哪一個層次的音讀，各方言不一定一致，必須以音類為單位，就各方言的內部系統觀察，才能看出方言變體中哪些屬於同一個歷史層次。例如順昌洋口話非母字「風」piɔŋl（馮愛珍 1987:211）讀雙唇音聲母，廈門「風」hɔŋl 讀為 h-，這兩個方言變體關係如何，要從整個非系在閩語的特殊表現來看，才會知道它們分屬不同的層次，前者來自早期輕重唇不分的白話層次，後者來自晚期輕重唇二分後的文讀層次。如果以為這兩個方言變體屬同一個層次，並以此來進行方言比較研究而得出方言間不同的音變規律，這個結果顯然是有問題的。

由於方言變體是方言間採取不同的歷史音變規律導致的結果，因此一般來說，它以音類為單位呈現差異，而非以個別詞彙為單位。例如梗攝三、四等字在閩語泉漳之間有 ĭ : ĕ 的方言差異，這樣的方言差異以整個音類為單位呈現。另一方面來說，方言間不一定在每個層次或每個音類上都採取不同的歷史音變規律而產生不同的方言讀音，它們也常常共享相同的音變規律，有相同的讀音。例如山攝三、四等字在閩語泉州、漳州都讀 ĭ 韻母，沒有方言變體的差異。在進行方言層次對當研究時，以音類為單位，才能從系統上掌握方言現象。

在〈表一〉中我們所選用來比較的昔韻字都是常用詞，它們的等第、開合條件都相同，只有在聲母上不同。由於我們要證明「撿拾」為章母字「撿」，因此用來比較的主要是章系字，另外為了對照參考的需要，也選了精系字。所選的字，在聲母上有清濁之異，主要用來觀察所影響於聲調的陰陽之別。

〈表一〉

	建甌 ⁷	沙縣 ⁸	福州 ⁹	仙游 ¹⁰	廈門 ¹¹
隻	(tsio5 ¹² 炙) tsia5 —	— tsia7 —	— tsiaʔ7 ¹³ —	— tsia6 ¹⁴ —	— tsiaʔ7 —
尺	ts'io5 (ts'ia5 赤) —	ts'o7 (ts'ia7 赤) —	ts'yoʔ7 ¹⁵ (ts'iaʔ7 赤) ts'iʔ7 ¹⁶	ts'eu6 ¹⁷ (ts'ia6 赤) ts'iʔ7	ts'ioʔ7 (ts'iaʔ7 赤) ts'ik7
石	tsio4 ¹⁸ — si4	tso4 (十斗) sio4 (~頭) ¹⁹ — —	syoʔ8 — siʔ8	ʃeu2 ²⁰ — ʃiʔ8	tsioʔ8 siaʔ8 sik8
借	tsio5 (tsia5 脊) (tsi5 脊)	tsio7 (tsia7 脊) (tsi7 ²¹ 脊)	tsyoʔ7 (tsiaʔ7 跡) (tsiʔ7 脊)	tseu6 tsia6 (tsiʔ7 跡)	tsioʔ7 (tsiaʔ7 脊) (tsik7 跡)
惜	ts'io5 ²² — si5	ts'io7 — si7	— — siʔ7	ʃeu6 — ʃiʔ7	sioʔ7 — sik7

⁷ 建甌語料有兩種來源，一是《建甌方言詞典》，一是《建甌縣志》。

⁸ 沙縣語料來自《沙縣志》。

⁹ 福州語料有三種來源：《福州方言詞典》、《福州語音研究》、《福州方言研究》。《福州方言詞典》和《福州方言研究》入聲尾作 -ʔ，而《福州語音研究》作 -k。由於韻母系統中入聲韻尾只有一套，本文取用《福州語音研究》語料時，入聲韻尾改作 -ʔ。

¹⁰ 仙游語料來自《仙游縣志》。

¹¹ 廈門語料來自 Douglas 廈英大詞典及《廈門方言詞典》。

¹² 建甌陰入字讀為第五調。

¹³ 據《福州方言研究》頁 73，這一個層次在郊區讀 iaʔ 韻母，在城內讀 ieʔ 韻母。根據上文的討論結果，這個層次原本讀 iaʔ，城內的 ieʔ 是後來變化出來的音讀。今以郊區音讀作為比較材料。

¹⁴ 仙游陰入白讀 -ʔ 丟失讀陽去調。

¹⁵ 據《福州方言研究》頁 73，這一個層次在福州東郊讀為 yoʔ 韻母，城內讀 uoʔ。我們認為 uoʔ 是後起的讀法。詳見下文討論。

¹⁶ 《福州語音研究》頁 147 作 ts'eik7。為求一致，-k 改寫為 -ʔ。陰入字 i 元音均低化為 ei，本文標以音位性符號。

¹⁷ 據李如龍 2001，這個韻母的讀音為 ieu。

¹⁸ 建甌陽入字有陽去第四調的讀法。

¹⁹ 以福州城內 uoʔ 和東郊 yoʔ 的讀音比較(參見下文)，本文認為沙縣的 io 層次有部分詞集丟失 -i- 介音讀成洪音，因此 tso4 和 sio4 都屬同一層次。

²⁰ 仙游有部分陽入字白讀 -ʔ 丟失讀陽平調。

²¹ 沙縣陰入調 i 元音會降低舌位高度為 e。

²² 《建甌方言詞典》釋義為「疼愛」，本字應是「惜」。

席	siɔ4 — si4	ts'o4 ²³ — si4	ts'yoʔ8 — siʔ8	ts'eu2 — ɬiʔ8	ts'ioʔ8 siaʔ8 sik8
(撿拾)	siɔ5 — —	ts'o7 — —	— k'aʔ7 ²⁴ —	k'eu6 k'aʔ7 —	k'ioʔ7 — —

〈表一〉中用括弧括起的字，與該列選字的中古音韻條件相同。如果所選的字未保留某些層次的讀音，而括弧中的字保留了這個層次的讀音，便以這個字的讀音填入此處，以見出較完整的層次異讀。

這些用括弧括起的字，就上古音韻條件來說，除「脊」「跡」來自古支部外，「炙」「赤」也來自古魚部，與「隻」「尺」同；「炙」「赤」「隻」「尺」應該有相同的層次異讀。「脊」「跡」雖然不來自古魚部，但到了南北朝以後，便與來自古魚部的上列諸字都成為昔韻字 (Ting 1975)，因此「脊」「跡」與上列諸字於南北朝以後的階段應該也有相同的層次異讀。

〈表一〉所列，昔韻字有三個異讀層次。這些層次在時間上的相對關係，我們可以根據漢語音韻史來判斷。例如在不同的階段，陽入相配的結構關係會有不同，西漢以前陽部和魚部入聲之間有陽入相配的關係，它們的主要元音相同；到了南北朝以後，清靜勁昔四聲相承，它們的主要元音相同 (Ting 1975)。承繼自魚陽相配格局的層次，這個昔韻字的主要元音就會和陽部字有相同的表現；承繼自清靜勁昔四聲相承階段的層次，這個昔韻字的主要元音就會和清靜勁有相同的表現。〈表一〉所選的昔韻字來自古魚部，這類古魚部入聲字和某些古支部入聲字到了南北朝時期合流，與來自古耕部的字形成清靜勁昔陽入相配的關係。我們可以就〈表一〉三個異讀層次主要元音的特徵，推測它們是來自魚陽相配的階段，或是來自清靜勁昔四聲相承的階段。

以廈門為例，清靜勁韻沒有帶 o 元音韻母的讀法可與昔韻的 ioʔ 相配，但是陽養漾韻有白話層讀 *iõ，²⁵ 它們來自古陽部，與來自古魚部的藥昔韻 ioʔ 是同一層次相配的陽聲韻和入聲韻。也就是說，昔韻讀 ioʔ 的層次來自魚陽相配的階段，陽聲韻讀 iõ，入聲韻讀 ioʔ。建甌讀 iɔ、福州讀 yoʔ 的層次，也都和古陽部有陽入相配的關係，它們在層次結構的地位上，與閩南的 ioʔ 是相同的。

廈門清靜勁韻有一個層次讀 iã 韻母，這個 iã 層次與這些來自古魚部的昔韻

²³ 沙縣陽入字讀為陽上調。

²⁴ 這個音推測是 *k'iaʔ7 進一步變化的結果（參見下文）。

²⁵ 廈門、泉州讀 iü、漳州讀 iõ，它們都是來自 *iõ 方言變體。

字讀 ia? 的層次形成陽入相配的關係。這些來自古魚部的昔韻字讀 ia? 的層次，最早產生於南北朝時期，當時它們才與來自古耕部的字形成清靜勁昔陽入相配的關係。

由於「跡」「脊」來自古支部，和古陽部沒有陽入相配的關係，因此「跡」「脊」不會有 io? 的讀法。在本節所分析的幾個方言中，「跡」「脊」都沒有 io? 韻母的異讀，語料所呈現的正好符合我們的分析。至於「跡」「脊」ia? 韻母的讀法，與來自古魚部合流的「席」等字韻母相同，可以是反映南北朝以後清靜勁昔陽入相配階段的音讀。「跡」「脊」ia? 韻母的讀法還可能承繼自更早的支耕相配階段，從支耕相配階段跨到南北朝階段，不過〈表一〉所取之於「跡」「脊」的，在於它們和古魚部入聲字到了南北朝之後合流為一，藉它們表現這個層次的音讀。

〈表一〉第三層的元音相對較高，與清靜勁韻也有層次相當的關係。例如清韻「成」在廈門有異讀 tsĩã2、ts'ĩã2、siã2、siŋ2，福州有異讀 ts'iaŋ2、siaŋ2、siŋ2；廈門的 siŋ2 與昔韻的 ik 層次相當，福州的 siŋ2 與昔韻的 ik 層次相當。昔韻 ik 層次與清靜勁韻有層次相當的關係，顯示它來自清靜勁昔四聲相承的階段；又因元音較高，韻尾收 -k，顯示的是比 ia? 層次更晚的階段。

據《福州方言研究》，梗攝三、四等字「壁僻跡益」，城內讀 ie? 韻母，郊區讀 ia? 韻母，但「壁避」兩字城內也有 ia? 韻母的又讀音，而且只用於很傳統的土俗詞，作者因而判斷 ie?、ia? 是分屬於不同層次的白讀音（陳澤平 1998:71-73）。上文曾探討福州昔韻字 ie?、ia? 韻母是局部地區因音變造成的層次異讀，ia? 韻母是這個層次早先的音讀，因此〈表一〉福州的這個層次標以 ia?。

據《福州方言研究》，城內音凡讀 uoŋ、uo? 兩韻母的舌齒音聲母字，在東郊一律讀為撮口呼的 yon 和 yo?；在城內，接舌齒音聲母的讀 uoŋ、uo?，不讀 yon、yo?，yon、yo? 只接牙喉音聲母（陳澤平 1998:73）。事實上我們還注意到，不僅是帶鼻音尾和塞音尾的韻如此，陰聲韻也一樣，城內接舌齒音聲母的讀 uo，不讀 yo，yo 只接牙喉音聲母（陳澤平 1998:22）。由此來看，城內和東郊的不同讀法，是城內受聲母影響而產生的條件變體。由於城內讀 uoŋ、uo? 的舌齒音聲母字都來自三等，而來自三等開口的牙喉音字城內讀 yon、yo?，可知 uoŋ、uo? 是受到舌齒音聲母影響而變讀為洪音的結果，原來應該也是 yon、yo? 的讀法。換言之，城內和東郊這兩種方言變體應同屬一個層次，東郊讀 yon、yo? 可說是保留這個層次原來細音的特徵，城內讀 uoŋ、uo? 則是受到聲母特殊影響的結果。兩種方言變體中，東郊具有這個層次的原始特徵，因此〈表一〉的這個層次，我們標以東郊的 yo?，與建甌的 io、廈門的 io? 同屬一個層次。

沙縣「石」有兩種讀法，表「十斗」讀 tso4，表「石頭」讀 sio4，本文認為這

兩種音讀同屬一個層次。tso4 是 io 層次脫落 -i- 介音的結果，「尺」「席」都有這類讀音。福州有 yoʔ 層次洪音化爲 uoʔ 的現象，yoʔ、uoʔ 如今分別見於東郊、城內；沙縣 io 層次脫落 -i- 介音的痕跡則見於「石」的異讀中。兩地的層次變讀可說都是一種洪音化現象。

仙游的 eu 層次相當於福州的 yoʔ 層次。據李如龍 2001 的紀錄，仙游這個層次讀爲 ieu。這兩種紀錄的不同，說明了方言內部可能正在進行洪音化的變化，也就是說，ieu 的 -i- 介音正在脫落，因此有 eu 的讀法出現。這和沙縣的「尺」「石」「席」一樣，都是洪音化的結果。

「撿拾」一詞，閩方言間或爲帶介音 -i- 的讀法，如建甌 sio5、廈門 k'ioʔ7；或爲不帶介音 -i- 的讀法，如沙縣 ts'o7、仙游 k'eu6、福州 k'aʔ7。除掉 k'aʔ7 有待下文論證外，其餘幾種方言變體都在各方言中和其他昔韻字讀同樣的韻母，說明這些方言「撿拾」的韻母音讀是昔韻的規則讀法。

福州「撿拾」讀 k'aʔ7，由於福州昔韻沒有其他字讀 aʔ 韻母，因此不易證明 k'aʔ7 是昔韻字；不過與昔韻相承的清靜勁韻，福州有 inʔ、ianʔ、aŋ 的異讀，例如「井」讀 tsianʔ3、tsaŋʔ3，「靜」讀 tsinʔ6、²⁶ saŋʔ6 等，我們可藉相承的陽聲韻來說明昔韻讀 aʔ 是一種規則讀法。

除了福州本身可以看到清靜勁昔韻有 aŋ、aʔ 韻讀之外，還可以從其他閩方言語料看到平行的現象。例如閩南漳平永福話的昔韻字讀爲：

〈表二〉

	(撿拾)	隻	尺	石	借	惜	席
永福	k'io7 — —	— tsia7 —	ts'o7 (ts'a7 赤) (ts'it7 赤)	tso6 ²⁷ sa6 —	tsio7 (tsia7 脊) (tsit7 脊)	sio7 — sit7	ts'o6 — sit6

根據我們對〈表一〉的認識，可以爲永福話的異讀作如上的層次分析。這裡「尺」「石」「席」都在 io 層次上發生洪音化，「借」「惜」「撿拾」則還保留爲 io 韻母。「赤」「石」在 ia 層次上發生洪音化，「隻」「脊」則還保留爲 ia 韻母。是否洪音化並不因爲聲母爲章系或精系而有不同。

從福州的清靜勁昔韻讀及永福話的比較中，我們可以推論福州 k'aʔ7 所保留的是 iaʔ 層次，它在章母舌根化之後，進一步將細音介音脫落，因此讀 k'aʔ7。這個變化就福州來說似乎是孤例，但若合併陽聲韻及其他閩方言甚至處衢方言來觀

²⁶ 福州陽去調有元音低化現象。

²⁷ 永福話陽入字韻尾脫落讀同陽去。

察，這個變化其實相當具有普遍性，不過福州 *ia?* 層次如今只有「撿拾」保留這種變化的痕跡，因此必須合併陽聲韻及其他方言一起觀察，才能看出規則性的語音對應。

下文第 5 節討論吳語的「撿拾」，我們將發現從仙游往北經閩東到吳語區，「撿拾」一詞慶元、雲和、江山、遂昌、玉山、常山等地保留的都和福州一樣是 **ia?* 層次的音讀，而遂昌、慶元還另有 **io?* 層次的異讀，與仙游保留 *k'eu6*、*k'a?7* 兩種異讀情況相似。吳語中，廣豐、江山都有將 **ia?* 層次的 *-i-* 介音脫落的讀法，遂昌、慶元則有將 **io?* 層次的 *-i-* 介音脫落的讀法。由此看來，吳閩方言昔韻 **io?* 層次和 **ia?* 層次脫落 *-i-* 介音是一個相當普遍的變化。

閩東方言「撿拾」一詞多來自 **ia?* 層次，*-i-* 介音並多已脫落，方言間或讀為 *k'a?7*，或讀為 *k'ak7*；韻尾雖有不同，其音韻地位並無差異。試比較下列三個閩東方言：

〈表三〉

	福清	壽寧	柘榮
隻	— tsia5 ²⁸ —	— tsia?7 —	— — —
尺	ts'yo5 (ts'ia5 赤) (ts'i?7 赤 ²⁹)	ts'yø5 ³⁰ — ts'i?7	ts'yø?7 (ts'ia?7 赤) (ts'ik7 赤)
石	syo1 ³¹ 、syo?8 — si?8	syø?8 — —	syø?8 — —
借	tsyo5 (tsia5 跡) (tsi?7 跡)	tsyø5 — —	tsyø?7 (tsia?7 跡) (tsik7 跡)
惜	— — si?7	— — si?7	syø?7 — sik7
席	ts'yo1 — si?8	ts'yø?8 — si?8	ts'yø?8 — —
(撿拾)	k'a?7	k'a?7	k'ak7

²⁸ 福清陰入字白讀陰去調（馮愛珍 1993:62）。

²⁹ 福清陰入字主要元音 *i* 低化讀為 *e*。

³⁰ 壽寧部分陰入字白讀陰去調（《壽寧縣志》頁 741）。

³¹ 福清陽入字白讀陰平調（馮愛珍 1993:62）。

柘榮「撿拾」讀 k'ak7，表面看不同於福州、福清、壽寧的 k'aʔ7，其實它們只是語音的差異，在各方言內部的音韻地位是相同的；k'ak7 之於柘榮，就相當於 k'aʔ7 之於福州、福清、壽寧。比較福清的材料，第一層和第二層的塞音尾都已經丟失，只有第三層保留喉塞尾；壽寧的第一層，部分字喉塞尾已經丟失，二、三兩層還保留喉塞尾；柘榮的第一層和第二層讀喉塞尾，第三層則保留為 -k。從這個比較當中可以看出福清、壽寧的變化快於柘榮一步，福州則三層都是喉塞尾，在音變的階段上可說是介於福清、壽寧和柘榮之間。以福清為例，「石」不但有 syo1 讀，也還保有 syoʔ8 讀，這是喉塞尾丟失之後與之前兩個形式並存的現象，由此可以推測「赤」等原來應該也有喉塞尾，這個喉塞尾在「赤」丟失，在「撿拾」則還保留。在柘榮，「赤」已經變為喉塞尾，「撿拾」則保留 -k。柘榮「撿拾」的韻尾保留較早的形式 -k，福州、壽寧則「赤」和「撿拾」都同樣讀為喉塞尾。

另外在浙南蒼南縣還有閩語靈溪話，以及龍港話、錢庫話、金鄉話等幾種方言，一併比較如下（溫端政 1991）：

〈表四〉

	（撿拾）	惜	席	尺	石	隻
靈溪話	k'ieu3 ³²	— — sie3	ts'ieu2 — sie2 ³³	ts'ieu3 (ts'ia3 赤) ts'ie3	tsieu2 — sie2	— tsia3 —
龍港話	k'e7	— ɕi7	— zi8	ts'e7 tɕ'i7	— zi8	— tɕi7
錢庫話	k'əʔ7	—	zieʔ8	tɕ'y3 ³⁴	—	—
金鄉話	ts'əʔ7	— —	— zieʔ8	— tɕ'ieʔ7	— zieʔ8	— —

從〈表四〉來看，閩語靈溪話、吳語龍港話「撿拾」的韻母也同於昔韻某一層次讀法，聲調也是陰入調，說明了它們和〈表一〉、〈表二〉、〈表三〉各方言的說法應該是同源詞，本字可以是昔韻字。錢庫話兼有閩語和吳語的特徵（溫端政 1991: 27-28），金鄉話則基本上屬於吳語（溫端政 1991:28），它們在「撿拾」一詞上的表現，因語料不足，從韻母無法明確的看出和昔韻的關係，但聲母一為 k'，一為 ts'，聲調也是陰入調，我們懷疑它與靈溪話、龍港話以及〈表一〉、〈表二〉、〈表三〉各方言的說法具有同源關係。

³² 靈溪話古陰入字今讀陰上調。

³³ 靈溪話古陽入字今讀陽平調。

³⁴ 《蒼南方言志》頁 218 記錄錢庫話「尺」為上聲調，頁 200 未有相關說明。

從以上各方言「撿拾」的讀音來看，說它的本字是昔韻「摭」字，就韻母和聲調的條件來說，這是可能的。

4.2 論閩方言「撿拾」的聲母問題

閩方言「撿拾」一詞，聲母或為 k'-、或為 ts'-、或為 s-，上文曾經提到會在閩語反映為舌根音和齒音讀的古聲母是章系字，以下 4.2.1 小節將就章系字的特徵檢討這個問題。

4.2.1 章系字讀舌根音或齒音

閩語章系字如「枝」「齒」「痣」「柿」等有或讀舌根音、或讀齒音的現象，下列〈表五〉酌舉幾個閩方言的音讀以作比較：

〈表五〉

	枝	齒	痣	柿
政和話	tsie1	ts'i3	tsi5	k'i6
建甌話	ki1	ts'i3	tsi5	k'i6
沙縣話	tsɿ1	ts'ɿ3	tsɿ5	k'i4
福州話	tsie1	k'i3	tsi5 ³⁵	k'i6 ³⁶
仙游話	ki1	ts'i3、k'i3	—	k'i6 ³⁷
廈門話	ki1	k'i3	ki5	k'i6
永福話	ki1	k'i3	tsi5	k'i6
靈溪話	ki1	ts'i3、k'i3	tsi5	k'i6

有這類音讀的主要是止攝字，不過以廈門為例，也還有稱呼無角小鹿的陽韻字「𪔐」kiü1 讀為舌根聲母。面對這類特殊讀法，我們不免因聯想到章系字和舌根音字有諧聲關係而懷疑這裡的舌根音讀法為一種存古現象，不過事實上這些讀舌根音的章系字中只有「枝」「指」有和舌根音字諧聲的關係，其餘並沒有這種條件，因此存古之說無法解釋所有這類章系字，想來它應該是由其他因素造成。

就在閩客雜處的地區，我們看到更多其他章系字有或讀舌根音、或讀齒音的現象。據《龍岩地區志》的紀錄，閩西龍岩萬安、雙車、大池等地幾個章系字有舌根音和齒音的讀法（《龍岩地區志》頁 1477）：

³⁵ 福州陰去調使主要元音由 i 降低為 ei。

³⁶ 福州陽去調使主要元音由 i 降低為 ei。

³⁷ 仙游陽去調本文標為第六調。

〈表六〉

	枝	春	鼠	蛀
萬安話	ki1	k'yẽ1	kyi3	tsu5
雙車話	ki1	k'en1	kyi3	kyi5
大池話	ki1	k'en1	ku3	ku5
孔夫話	ki1	ts'en1	ts'q3	tsq5
四堡話	tsi1	k'uɿŋ1	ʃŋ3	ku5
姑田話	tʃi1	k'uŋ1	k'y3	k'y5
連城話	tʃi1	k'uæŋ1	ʃye3	tʃ'ye5

與章系字同屬齒音讀的次濁日母字也有舌根鼻音的讀法，例如：

〈表七〉

	耳	入	軟
萬安話	ŋi3	ŋieʔ8	ŋueŋ3
雙車話	ŋi3	ŋi8	uẽ3
大池話	ŋ3	ŋi8	ian3
孔夫話	ni6	lai8	ŋie3
四堡話	ŋi3	ŋie6	ŋuæŋ3
姑田話	ŋi6	ŋi8	ŋye3 ³⁸
連城話	ŋi3	ŋiɔ6 ³⁹	ŋue3

比較〈表六〉與〈表七〉，這些字共同的條件是同屬齒音三等字，而它們都有讀為舌根音的現象。這種音韻現象的發生應該是由於章系字和日母字接三等韻，因此促成聲母顎化，又在顎化之後進一步舌根化，如此創新變化的結果。其中有些音讀還在顎化及舌根化之後進一步洪音化，例如萬安「軟」字讀 ɲueŋ3、大池「春」字讀 k'en1，都是在舌根化之後進一步將細音介音脫落的結果；而萬安「入」字讀 ɲieʔ8、「春」字讀 k'yẽ1 則是還保留細音介音的讀法。

本文目的在證明「撿拾」本字為章母字「撫」，而「撿拾」一詞在各閩方言或讀舌根音、或讀齒音，並且沙縣、福州、仙游也有韻母洪音化現象，與本節所討論的音韻現象正好相合。

³⁸ 原記錄未標聲調，今暫標為陰上調。

³⁹ 連城入聲韻尾完全消失，陰入歸陽去，陽入歸陰去（《龍岩地區志》頁 1467）。「入」字在頁 1486 標為陽去調，頁 1467 標為陰去調。

4.2.2 全清聲母可能讀送氣音

古全清母在各方言大體都讀不送氣音，不過有少數字常見讀為送氣音，如下列〈表八〉所見，是一些常讀送氣音的全清聲母字：

〈表八〉

	廈門	沙縣	永福
箍	k'ɔ1	k'u1	k'ou1
概	k'ai5、kai3	k'ai5	k'ai5
漑	k'ai5	k'ai5	—
碧	p'ik7	—	p'it7
縱	ts'ioŋ5	ts'œyŋ3	—
編	p'ian1	p'i1	p'ian1
博	p'ɔk7	—	p'ok7
標	p'iau1、piau1	—	p'iau1
帶	ts'iu3	—	ts'iu3
捉	ts'ioɔk7	tʃ'y7 ⁴⁰	—
嬌	kiau1	k'io1	—
韭	ku3	—	k'ou3

方言間全清讀送氣音的現象大體集中在某些字上，不過各方言所見例字或多或少；而且有些字或讀送氣，或讀不送氣。我們目前還無法解釋全清讀送氣音的原因，但這個事實是相當清楚的。

全清字讀送氣音的現象令我們感到困擾，因為如此一來，我們無法判斷閩南語 k'ioʔ7 是來自全清母字的特殊送氣讀法，或是來自次清母字的規則讀法。以下我們將在第 5 節利用處衢方言的材料證明 k'ioʔ7 來自全清母字。

4.2.3 「撿拾」本字不會是見系字

由於漢語方言中有將見系字顎化讀為塞擦音的現象，因此我們還必須說明沙縣 ts'o212 是否有可能其實是見系字顎化的結果，在論證上才算周延。

根據語料來看，「撿拾」一詞讀齒塞擦音 ts'o212 的沙縣方言，所有見系字都讀 k-、k'- 這類舌根音，沒有細音前顎化讀為齒塞擦音的現象（李啓宇 1992）。由此可證明「撿拾」本字不會是見系字，否則沙縣不應該讀為 ts'o212。

⁴⁰ 沙縣陰入 212 調使元音由 y 降低為 ø（李啓宇 1992）。

4.2.4 關於建甌的「撿拾」 $si\sigma 24$

根據建甌的古今規則對應來看，「摭」的「之石切」不應當讀爲 $si\sigma 24$ 。不過「摭」字除「之石切」外，在《集韻》還收有書母讀「施隻切」一音。以書母又讀「施隻切」來說，它在建甌就正是讀爲 $si\sigma 24$ 。閩北方言所反映的音讀如果來自「施隻切」，則建甌 $si\sigma 24$ 正是符合規則對應的讀法。

從「摭」的這個又讀音來看，我們還可以反省沙縣 $ts'o 212$ 究竟是來自「施隻切」或「之石切」。由於書母字在沙縣可以有 ts' - 聲母的規則讀法，因此若說 $ts'o 212$ 反映的是「施隻切」，也完全說得通。

即使沙縣 $ts'o 212$ 反映的是「施隻切」，也不會影響我們最後的結論。這裡會發生影響的是聲母的問題，與韻母、聲調無涉，而上文我們取之於沙縣聲母的論證，是在於沙縣讀 ts' -，再配合其他閩方言讀 k' - 一起看，可以看出可能來自章系字，並且可以看出不會是來自見系字（參見 4.2.3）。現在如果說沙縣反映的是「施隻切」，雖然因此便不能從聲母 ts' - 證明它來自章系塞擦音字，但由於它是「施隻切」，因此閩方言讀 k' - 的便只能是「之石切」的「摭」，這也正是說明了它不可能是其他的見系字。

從語義和閩語的韻母、聲調，以及章系讀舌根音來看，說這個語詞本字是「摭」沒有問題，還需加強證據的是全清讀送氣音的問題。下面一節我們要比較幾種處衢方言的說法，以證明「撿拾」這個語詞來自全清聲母字。

5. 從音韻角度證明幾個吳方言「撿拾」本字爲「摭」

根據《吳語處衢方言研究》和《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處衢地區九個吳方言對於「撿起來」，說法有異有同。其中開化方言利用「撿起來」的動詞 $ie?5^{41}$ 稱呼「拾子兒」的遊戲，把這個遊戲叫作「約子」 $ie?4 \quad ts\sigma 53$ 。雲和和慶元在說「撿起來」的場合，用的動詞雖然不是「約」 $ia?5$ ，但是「拾子兒」叫做「約子」，可知雲和和慶元的 $ia?5$ 也是「撿拾」的意思。其他各地則有不同的說法。以下〈表九〉比較處衢地區九個方言點「撿起來」和「拾子兒」的說法：

⁴¹ 凡處衢方言的材料都根據原書標記調值，輕聲調標爲 0。

〈表九〉

	撿起來	拾子兒
開化	約起來 ieʔ5 tɕ'i0 li0	約子 ieʔ4 tsə53
常山	約起來 iaʔ5 tɕ'i0 li0	取子 tɕ'iu42 tsə52
玉山	撿起來 kiẽ45 k'i0 li0 撮起來 ts'əʔ5 k'i0 li0 約起來 ieʔ5 k'i0 li0	打子 dai22 tsə45
龍游	撮起來 ts'əʔ5 tɕ'i45 lei0	巴獎 pu33 tɕiã45
遂昌	撮乞來 ts'əuʔ5 tɕ'irʔ5 lei0	把子兒 pa52 tsɿʔ33 ɳie221
雲和	時起來 zɿ42 ts'ɿ0 li0	約子 iaʔ5 tsɿ53
慶元	算著 sã11 tɕi33	約子兒 iaʔ5 tsã33~ iaʔ5 tsã55
江山	約起 iaʔ5 ki0	撿八子 kiẽ43 paʔ5 tsə243 過五關 kyə43 ɳuə33 kuã44
廣丰	撮起 ts'eʔ5 xi0	撮五子 ts'eʔ5 ɳo22 tsɿə52

依據〈表九〉來看，九個方言中除龍游、遂昌、廣丰外，作者暫時都用借音字「約」表示「撿拾」之義，而龍游、遂昌、廣丰則寫為「撮」。本文認為「撮」可能也是借音字。以下 5.1 節說明「約」是「撿」在開化等方言的借音字；5.2 節說明「撮」是「撿」在龍游、遂昌、廣丰的借音字；5.3 節說明寧波以及浙江淳安方言的「撿拾」本字也是「撿」。

5.1 處衢方言「約」是「撿」的借音字

〈表九〉中各方言「約」的音讀，除韻母有差異外，都讀為零聲母，調值都是 5。調值 5 在各方言都相當於陰入調。

處衢地區吳方言零聲母有幾種來源，除各大方言常見的影、喻、微、疑等母之外，古見、章母細音字也有讀零聲母的現象（鄭張尚芳 1995）。本節目的在觀察「撿」是否可能為本字，因此〈表十〉列舉處衢地區吳方言讀零聲母的章母字，以說明這個可能性。

〈表十〉

開化	煮 ie53、帚 yo53、咒 yo423、周 iu45~年、肫 yŋ45、腫種 ion53、種 ion423~田
常山	煮 ie52、帚 ye52、周 iu45 ⁴² 、腫種 ion52、種~田 ion423
玉山	煮 ie45、肫 yŋ33、腫種 ion45

⁴²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97 標連讀調 52，今據連讀變調規則還原其獨立調 45。

龍游	肫 ion434、腫種 ion45、種~田 ion52
遂昌	煮 ie52、帚 yɿ52、肫 yin55、腫種 ion52、種~田 ion334
雲和	煮 i53、肫 yin324
慶元	煮 ie33、周 iu334、肫 yon334、腫種 ion33、種~田 ion11
江山	煮 io243、帚 yə243、肫 yin44、腫種 ion243、種 ion52
廣丰	煮 ie52、腫種 ion52

要觀察「揀」字是否可以為「約」讀的本字，除章母讀零聲母外，我們還必須證明「揀」字韻母與「約」讀相同。「揀」為昔韻字，下列〈表十一〉是處衢地區九個吳方言若干昔韻字的音讀，語料採自《吳語處衢方言研究》和《吳語江山廣丰方言研究》「同音字匯」表。其中若干加注的音讀，語義與該字相關，本文認為具有同源關係，並舉以作觀察。〈表十一〉最後一列標出「撿拾」音讀，以觀察它和其他昔韻字是否在音讀上具有共同的特徵。

〈表十一〉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江山	廣丰
籍	ɬieʔ24	zeʔ34	dzeʔ23	dʒioʔ23	ɬiʔ23	ʒyeiʔ24 ʒiʔ24	ɕiouʔ34 ~貫 ɕiʔ34 書~	ɕiEʔ3	dzeʔ23
惜	ɕieʔ5	ɕiaʔ5 安慰 seʔ5 可~	seʔ5	ɕioʔ5	ɕiaʔ5 ⁴³ ɕiʔ5	ɕiaʔ5 ⁴⁴ ɕiʔ5	ɕiaʔ5 疼愛 ɕiʔ5 可~	ɕiaʔ5	seʔ5
席	ɬieʔ24	zeʔ34	zeʔ23	ɬioʔ23 草 ~ dʒioʔ23 主~	ɬiʔ23	ʒiʔ24	ɕiʔ34	ɕiEʔ3	seʔ23
夕	ɬieʔ24	—	—	dʒioʔ23	ɬiʔ23	ʒiʔ24	ɕiʔ34	—	—
隻	tɕieʔ5	tseʔ5	tseʔ5	tsəʔ5	tɕiʔ5	tseiʔ5 一~眼 tɕiʔ5 一~箸	tɕiʔ5	tɕiEʔ5	tseʔ5
赤	tɕ'ieʔ5	ts'ɛʔ5 淨、光 ts'eʔ5 打~骹	ts'ɿʔ5 淨 ts'eʔ5	ts'əʔ5	—	tɕ'iʔ5	tɕ'iʔ5	ts'aʔ5 淨、光 tɕ'iEʔ5	ts'ɐʔ5 淨 ts'eʔ5
尺	tɕ'ieʔ5	ts'eʔ5	ts'eʔ5	ts'əʔ5	tɕ'iʔ5	tɕ'iʔ5	tɕ'iʔ5	tɕ'iEʔ5	ts'eʔ5

⁴³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187 拍打小孩兒。

⁴⁴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214 哄小孩入睡。

石	dzieʔ24 zieʔ24	dziaʔ34 zeʔ34 吸鐵~	dzieʔ23 zeʔ23 ~榴	zəʔ23	ziʔ23	ʒiʔ24	ɕiʔ34	dziaʔ3 ɕiEʔ3	ɕieʔ23 seʔ23
液	ieʔ24	—	ieʔ23	—	—	iʔ24	iəuʔ34	—	ieʔ23
腋	ieʔ24	—	ieʔ23	—	—	iʔ24	iəuʔ34	—	—
譯	ieʔ24	ieʔ34	ieʔ23	iəʔ23	irʔ23	iʔ24	iʔ34	iEʔ3	ieʔ23
亦	ieʔ24	ɦeʔ34 ieʔ34	ieʔ23 ⁴⁵ ieʔ23	iəʔ23	iaʔ23 也 irʔ23 ⁴⁶	iʔ24	iʔ34	iEʔ3 ⁴⁷	ɐʔ23 ⁴⁸ ieʔ23
(撿拾)	ieʔ5	iaʔ5	ieʔ5	ts'əʔ5	ts'əuʔ5 iaʔ5 ⁴⁹	iaʔ5	ts'əuʔ5 iaʔ5	iaʔ5	ts'eʔ5

〈表十一〉增列喉音聲母字以作比較，所選字也都來自古魚部。由於我們目前還無法如〈表一〉那樣作層次分析，以下僅分別說明各方言的昔韻字都有一個層次和「撿拾」同韻母，顯示「撿拾」本字可以是昔韻字。

開化昔韻最常見的一層韻讀是 ieʔ，「石」另有 ieʔ 韻母的異讀，顯示「撿拾」ieʔ 可以是昔韻字。

常山昔韻有 ieʔ、eʔ、ɛʔ、iaʔ 幾種異讀，顯示常山「撿拾」iaʔ 可以是昔韻字。

玉山昔韻有 ieʔ、eʔ、ʌʔ、ieʔ 幾種異讀，顯示玉山「撿拾」ieʔ 可以是昔韻字。

雲和昔韻最常見的一層韻讀是 iʔ，「惜」另有 iaʔ 韻母的讀法，「籍」另有 yeiʔ 韻母的讀法，「隻」則有 eiʔ 韻母的讀法。由「惜」來看，可知雲和「撿拾」iaʔ 可以是昔韻字。

慶元昔韻有三種韻母層次異讀，「籍」「液」「腋」的 iəuʔ 層次可能相當於閩語的 ioʔ 層次，「惜」的 iaʔ 層次可能相當於閩語的 iaʔ 層次，iʔ 層次可能相當於閩語的 ik 層次。由此來看，可知慶元「撿拾」iaʔ 可以是昔韻字，來自與閩語 iaʔ 層次相當的 iaʔ 層次。

江山昔韻最常見的一層韻讀是 iEʔ，「惜」「石」另有 iaʔ 韻母的讀法，「炙」「赤」另有 aʔ 韻母的讀法。由「惜」「石」來看，說江山「撿拾」iaʔ 來自昔韻

⁴⁵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138 也。

⁴⁶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186 又。

⁴⁷ 《吳語江山廣丰方言研究》頁 39 也（又）。

⁴⁸ 《吳語江山廣丰方言研究》頁 78 也是。

⁴⁹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401 在「藏放」義下收 iaʔ5，這恐怕是「撿起來」的引申用法。閩南語「撿起來」和「藏放」之義用同一個詞 k'ioʔ5，例如 k'ioʔ5 hun7 是銜恨、記恨之義，「銜」和「記」都有「取而藏之」的意思，這就是「撿起來」之後「藏放」的連續動作。又如閩南語並列複合詞 k'ioʔ5 sip8「撿拾」是愛惜物力不浪費的意思，k'ioʔ5 也是「撿拾收藏」的用法。k'ioʔ5 ti7 sim1 kuā1 lai7「撿著心肝裡」（藏放在心中），就本地人的語感來說，這個 k'ioʔ5 也是「撿起來藏放」的意思。

是可能的。

遂昌「藏放」之義用的語詞是 iaʔ5，我們判斷這是「撿起來」的引申用法，因此〈表十一〉「撿拾」列入 iaʔ5 讀。遂昌昔韻最常見的一層韻讀是 iɿʔ，另外「惜」「亦」讀 iaʔ 韻母，可據以判斷遂昌「撿拾」iaʔ 可以是昔韻字。

以上我們從章母字讀零聲母的規則現象、陰入調、以及昔韻的韻讀層次，說明開化、常山、玉山、遂昌、雲和、慶元、江山「撿拾」本字爲章母字「撝」的可能性。

處衢地區吳方言全清章母和見母會讀成零聲母，但次清聲母沒有這種現象，以此爲根據，可以判斷和吳語同源的閩語「撿拾」k'- 聲母一讀，雖然讀爲送氣音，但不會是來自次清母字，爲第 4 節難以證明的聲母問題找到判斷的依據。

5.2 處衢方言「撮」是「撝」的借音字

「撿拾」之義，龍游叫做 ts'əʔ5、遂昌除 iaʔ5 外又有一說 ts'əuʔ5、廣丰叫做 ts'eʔ5、慶元除 iaʔ5 外又有一說 ts'əuʔ5，這些音讀同於末韻「撮」字。試比較〈表十二〉末韻字讀法：

〈表十二〉

	開化	常山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江山	廣丰
撥	pʌʔ5	pʌʔ5	pʌʔ5	pəʔ5	peʔ5	peʔ5	ʔbɿʔ5	pəʔ5	pəʔ5
潑	p'ʌʔ5	p'ioʔ5	p'ieʔ5	p'əʔ5	p'eʔ5	p'eʔ5	p'ɿʔ5	p'iaʔ5	p'eʔ5
抹	mʌʔ24	mʌʔ34	məʔ23	məʔ23	meʔ23	meʔ24	mɿʔ34	maʔ3	məʔ23
脫	t'əʔ5	t'ʌʔ5	t'ʌʔ5	t'əʔ5	t'əuʔ5	t'eiʔ5	t'əuʔ5	t'əʔ5	t'eʔ5 t'eʔ5
奪	dəʔ24	daʔ34	dʌʔ23	dəʔ23	deʔ23 dəuʔ23	deiʔ24	təuʔ34	dəʔ3	dəʔ23
杼	—	loʔ34	loʔ23	ləʔ23	ləuʔ23	leiʔ5	ləuʔ34	liaʔ3 ⁵⁰	leʔ23
撮	ts'əʔ5	ts'oʔ5	ts'əʔ5	ts'əʔ5	ts'əuʔ5	ts'eiʔ5	ts'əuʔ5	ts'əʔ5	ts'eʔ5
活	uʌʔ24	uaʔ34	ueʔ23 ueʔ5 快~	uoʔ23 uoʔ23	uaʔ23	uaʔ24	uaʔ34	uaʔ3	ueʔ23 ueʔ5 快~

由於末韻字「撮」和龍游等地的「撿拾」一詞語音相同，因此一般多以「撿拾」本字爲「撮」。

⁵⁰ 《吳語江山廣丰方言研究》頁 38 梳子。

「撮」字據《廣韻》所錄有兩讀，都在末韻。一爲「子括切」，釋義爲「撮挽牽也」；一爲「倉括切」，釋義爲「六十四黍爲圭，四圭爲撮。撮，手取。」將龍游、遂昌、廣丰的「撿拾」之義寫爲「撮」字，就語音來說完全相合；就語義來說，「手取」和「撿拾」雖有共同的成分，不過文獻中「撮」字用法和「撿拾」還是不完全一樣。

如果認爲龍游等地的「撿拾」之義本字是「撮」字，則這幾個地方所用詞彙和處衢地區其他方言點所用詞彙不同。這個「撮」字是否有可能其實是「摭」的借音字？

龍游昔韻章系字「隻」「赤」「尺」「石」都讀 əʔ 韻母；廣丰昔韻章系字也和末韻「撮」一樣讀 eʔ 韻母；慶元「隻」「赤」「尺」「石」章系字雖然不讀 əʔ 韻母，但「籍」「液」「腋」讀 iəʔ 韻母，它的章系字讀成洪音便是 əʔ 韻母。昔韻的「摭」如果沒有走零聲母的變化路線，而是讀成送氣塞擦音，在龍游它就會讀成 ts'əʔ5，在廣丰它就會讀成 ts'eʔ5，在慶元它就會讀成 ts'əʔ5。

由於處衢地區吳方言也有全清母讀送氣音的現象，例如開化的「捕」p'u53、「概漑」k'ε53、「箍」k'uo45、「編」p'iē45 等，因此「摭」讀成 ts'- 是可能的。

就語料所見，遂昌昔韻沒有讀 əʔ 韻母的字，不過如果比較慶元的昔韻字，會發現慶元有比較多的層次異讀，遂昌則顯得較爲貧乏。例如慶元的「書籍」和「籍貫」，所用「籍」字音讀不同：「書籍」讀 ɕiʔ34，「籍貫」讀 ɕiəʔ34；而慶元「撿拾」義還有異讀 ts'əʔ5。我們推測遂昌昔韻原來也有如慶元這樣對當的兩層，iʔ 對當於慶元的 iʔ，*iəʔ 對當於慶元的 iəʔ，只不過遂昌的 *iəʔ 在競爭中落敗，因此看不到這一層讀音，也就不容易看出遂昌「摭」字可以有如慶元 ts'əʔ5、龍游 ts'əʔ5、廣丰 ts'eʔ5 一樣平行的讀法。

處衢地區吳方言章母字除有零聲母的讀法外，還有塞擦音的讀法，這是不同的語言層留下的痕跡。慶元有些字還保留這兩種聲母的異讀，例如「煮」有 tɕye33、ie33 兩讀，「周」有 iu334（弄~）、tɕiu334 兩讀，「種~子」有 tɕi333、ioŋ33 兩讀。有些字在方言中只剩一讀，或讀零聲母，或讀塞擦音。例如龍游「煮」tɕy52、「周」tsəu434 讀塞擦音，「肫」ioŋ434 讀零聲母。從本節的研究結果看來，「摭」字在遂昌和慶元除了有塞擦音讀法外，又有零聲母的讀法，有如慶元的「煮」「周」「種」兼有兩讀一樣；龍游、廣丰留下塞擦音的讀法，其餘方言則留下零聲母的讀法。

5.3 寧波以及浙江淳安方言的「摭」

除處衢地區外，其他吳方言「撿拾」一詞多半讀濁母陽入調，如崇明的「撿

拾」讀 $zɿʔ8$ 、蘇州讀 $zɿʔ8$ 、嘉定讀 $zɿʔ8$ ，韻母都同於該方言的侵韻讀，判斷本字當為「拾」。

其他吳方言如寧波「撿拾」一詞讀 $ts'ɐʔ7$ ，音同於末韻清母字「撮」，《寧波方言詞典》便寫為「撮」。由於寧波的昔韻字也讀 $ɐʔ$ 韻母，例如「隻」 $tseʔ7$ 、「赤」「尺」 $ts'ɐʔ7$ 、「石」 $zeʔ8$ ，與「撿拾」一詞韻母相同。根據以上的考證來判斷，寧波「撿拾」 $ts'ɐʔ7$ 的本字恐怕也是昔韻字「撝」。

如果將吳語分南北兩區來看，北部吳語關於「撿拾」一語似乎多半用「拾」，而寧波用「撝」；南部吳語則有比較多方言和閩語共用同源詞「撝」。

根據《嚴州方言研究》的語料（曹志耘 1996），淳安方言昔韻字有 $aʔ$ 、 $iaʔ$ 、 $iʔ$ 幾種異讀，如「隻」 $tɕaʔ7$ 、「赤」「尺」 $ts'aʔ7$ 、「石」 $saʔ8$ 、「液」「腋」 $iaʔ7$ 、「席」 $ɕiʔ8$ 、「惜」 $ɕiʔ7$ 等；淳安方言「撿拾」讀 $tɕiaʔ7$ ，從韻母、聲調上看，是「撝」字的規則讀法，它的 $-i-$ 介音還保留著；聲母為不送氣音，正是章母全清不送氣的規則讀法。

在本文處理的問題中，我們除了可以利用處衢方言零聲母讀法證明閩南 $k'ioʔ7$ 等的送氣聲母來自全清母字，淳安方言「撝」讀不送氣音 $tɕiaʔ7$ 也提供了有用的證據。

6. 結語

根據歷史語言學的看法，方言語彙間若具有同源關係，變體之間會存在語音的規則性對當關係；方言語彙若來自古漢語某一語詞，與之具有同源關係，則這個語彙和古漢語也會有語音的規則性對應。有些語彙的古今規則對應顯而易見，這些語彙在方言間如果又有清楚的規則性對當，利用這種規則性，可以在字書中看到其他更多的同源詞。語音的古今對應如果因字少或其他因素而使規則隱晦，我們便需要找到更多的同源詞證據，以證成這些規則對應現象的存在。在研究同源關係時，有些語彙在語義發展和構詞上比較特別，甚至還需要探求語義發展的脈絡，才能確認這些語彙的來源（梅祖麟 1995；楊秀芳 1999, 2000）。

以本文探討的問題來說，主要是藉著歷史音變規則的發現，確認吳閩方言的同源詞「撝」。而「撝」字考求不易，原因是聲母在各方言有不同的發展變化。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可能誤認它們不具同源關係，因而錯失比較研究的重大關鍵。

考求「撝」字，如果只從閩南語看，我們可能會朝向溪母字觀察；單從處衢方言看，我們可能會懷疑它是影母字。如果各方言分開來看，這個問題將難以解決，必須從一個更大的角度，根據方言的對當關係來分析研究，才能突破個別方

言的限制，看出這個方言語彙和古漢語「揸」具有同源關係。

我們首先從韻母和聲調的規則對應上，認識到這些方言變體具有同源關係，然後追問是否有什麼樣的聲母來源，會造成方言間這些不同的讀法。我們利用南方閩客雜處地區的語言現象，了解到閩客語章母字可以或讀舌根音、或讀塞擦音；我們還從全清讀送氣音的例字中，了解到這種事實的存在。討論至此，我們的困境在於無法證明這個語詞不是來自次清聲母字。所幸我們從處衢地區吳方言得到重要的證據：處衢地區吳方言會讀成零聲母的不是次清聲母字，而是全清見母或章母字（鄭張尚芳 1995）。至於究竟是全清見母字或章母字，我們從沙縣得到重要的證據：「撿拾」一詞沙縣叫做 ts'o212，而沙縣見母字不會顎化為塞擦音，這說明了這個字一定是章母字。

另一方面，建甌 sio24 的聲母 s- 於章母字「揸」來說，屬於例外的特殊讀音，不過《集韻》記錄了「揸」的書母又讀，解釋了建甌方言特殊讀音的原因。由於這個建甌 sio24 的音讀，我們甚至因此更有把握能確定「撿拾」的本字就是這麼一個有章母和書母又讀的「揸」。

本文由「揸」讀「之石切」入手論證，因此沙縣 ts'o212 提供以上的證據。如果一開始我們分別處理，認為建甌、沙縣都讀「揸」的又讀音「施隻切」，其他閩方言讀「之石切」，則雖然不能根據沙縣 ts'o212 證明這個字不會是見母字，但在「施隻切」和「之石切」的一字兩音前提下，這個本字也只能是「揸」，它之不會是見母字也就不待論證了。

本文第一節曾經提到有學者主張「撿拾」本字為業韻「去劫切」的「拏」。由於「去劫切」在聲母上建甌不會反映為 s-、沙縣不會反映為 ts'-、慶元等不會反映為零聲母，而且「拏」字在文獻上的用法與第 2 節所述也頗不相同，⁵¹ 因此雖然處衢方言的業韻可以有層次讀同「撿拾」的韻母，⁵² 並且字書、韻書所紀錄的「拏」字語義「取也」也和「撿拾」相近，卻並不表示「拏」和這個語詞是同源詞。

這樣的同源詞考證，在單一方言內無法清楚看出古今規則對應關係，必須跨方言觀察比較，才能利用方言間的規則對當確定它是章母字「揸」。

⁵¹ 參見註 3。

⁵² 例如「劫」在開化讀 tɕieʔ5，在玉山讀 kieʔ5，韻母都同於「撿起來」。

引用文獻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王天昌. 1969. 《福州語音研究》。台北：世界書局。
- 仙游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仙游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李如龍, 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啓宇. 1992. 《沙縣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周長楫. 1993.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建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建甌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秋谷裕幸. 2001. 《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松山：愛媛大學法文學部總合政策學科。
- 曹志耘. 1996. 《嚴州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曹志耘, 秋谷裕幸, 太田齋, 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中國語學研究「開篇」單刊 No.12。東京：好文出版。
- 張振興. 1992. 《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惠英. 1993. 《崇明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馮愛珍. 1987. 〈福建省順昌縣境內方言的分布〉，《方言》1987.3:205-214。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梅祖麟. 1995. 〈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1-12。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溫端政. 1991. 《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葉祥苓. 1993. 《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湯珍珠, 陳忠敏. 1993. 《嘉定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湯珍珠, 陳忠敏, 吳新賢. 1997. 《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楊秀芳. 1999. 方言本字研究的探義法.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 by Alain Peyraube and Chaofen Sun, 299-326.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楊秀芳. 2000. 〈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台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專號, 111-146。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2.《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

龍岩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龍岩市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鄭張尚芳. 1995. 〈浙西南方言的 *tɕ* 聲母脫落現象〉,《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50-7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Received 12 March 2002; revised 1 December 2002; accepted 16 December 2002]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yanghf@ccms.ntu.edu.tw

楊秀芳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ú and Mǐn Cognates of *Zhí* 摭

Hsiu-Fang Y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Wú and Mǐn dialects widely attest forms meaning ‘to pick up’, but a common etymon has proven elusive due to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phonetic form. B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strata analysis, we have determined that the etymon is 摭 *zhí*, analyzed as 之石切 in the Guǎngyùn (廣韻). By applying regular sound change rules, modern dialect forms can be traced back to Old Chinese. We further discuss some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study of cognates across dialects.

Key words: Wu, Min, comparative method, strata analysis, cognate